

滕阁听风

每一种伟大的文明,都是包容和开放的。敦煌如此,景德镇亦如此。

每一个时代,也都在重新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原乡。

如果说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中国人关于理想生活的一种古老想象,那么,在景德镇三宝的一处山谷里,一种关于艺术、自然与生活的理想,已经悄然生长了二十多年。

溪流穿谷而过,古树掩映。老柴窑安静地立在山林之间,沿溪而建的水碓仍随着山泉缓缓转动。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在这里生活、创作。不同的语言、经验与文化背景,因陶瓷而相遇,碰撞出别样的火花。

谈起三宝,李见深用了一段极有画面感的话来形容:“一脚踩下去是宋代,一眼望去是明清,一挥手清风徐徐。这是一个可以让人静下心来 的地方。”脚下是时间留下的痕迹,眼前是延续至今的村落与生活,清风从山谷间穿过。不同年代留下的文化记忆,除了博物馆中的陈列,还有山林、溪水、窑火以及人的日常生活彼此交叠。也许,三宝真正珍贵的地方,不在于后来建造了什么,而是原本存在



俯瞰景德镇三宝 杨继红摄

什么。李见深所做的,很大程度上正是看见这些已经存在的价值,并尽可能让它们留下来。

关于“三宝”之名,当地流传着不同说法。松柴、瓷石、泉水为三宝,其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是与这里自古出产优质瓷土有关。三宝曾是景德镇重要的瓷土原料产地,山水与制瓷之间的联系,很早便已经写进这片土地。到了20世纪末,这片古老的制瓷山谷开始发生新的变化。

1998年,李见深在景德镇城东南郊的三宝买下几栋农舍,开始创办三宝国际陶艺村。

他没有着手新建一座宏大的艺术园区,而是保留了原有的山谷、水碓、轱辘、柴窑与老屋。后来进入这里的工作室、美术馆以及来自不同地方的艺术家,逐渐成为山谷的一部分。

2000年,三宝国际陶艺村正式对外开放。二十多年来,已有近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陶艺家和陶艺从业者来到这里驻留、创作、交流和访问。一场乌托邦式的艺术实验,慢慢成为景德镇国际陶艺交流的一处重要场所。

李见深后来曾这样描述自己的三宝:“三宝国

山谷里的世界

□ 王菲扬

际陶艺村是一件作品,是对传统手工艺的致敬。”如果一件作品的价值可以超然于一件器物,那么山林、溪流、水碓、柴窑、建筑、艺术家以及生活本身,都可能成为作品的一部分。

今天回望三宝,人们看到的早已不仅仅是一座国际陶艺村,它更像一个持续生长的文化生态园。

因为采访工作,我曾两次走进三宝。第二次到三宝,我把更多时间留给了山谷,眼光停留在缓缓流淌的溪水、安静矗立的老柴窑,以及沿溪而立的水碓、转动的水轮、起落的水槌、飞溅的水花,和岁月磨蚀之后留下的木纹。流水推动木轮的声音、木槌叩击瓷石的声响,一下,又一下。那声音很沉,也很慢。我忽然觉得,那不只是木与石碰撞的声音,更像是景德镇制瓷文明延续千年的呼吸。

水碓曾经是景德镇传统制瓷的重要动力系统。山泉推动水轮,带动木槌不断春击瓷石,将坚硬的瓷石加工成制瓷所需的原料。一件瓷器的诞生,就是从这样的声音里开始。

今天,机械早已取代水碓的生产功能。然而,在三宝,它们并没有完全退出生活。水依然自山中流出,水轮依然转动,这种古老的生产方式展示着

的,是相遇。山林、溪水、柴窑、水碓、建筑、艺术家以及仍然延续于此的生活传统,共同构成了一个不断发生关系的文化现场。

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宝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件仍在生长的“社会性作品”。它的材料不只是泥土与釉,还有时间,还有人与土地的关系。这一切,让我想起敦煌。

敦煌之所以伟大,并不仅因为那里保存了精美的壁画和彩塑。沿着古代丝绸之路而来的不同民族、宗教、语言与艺术,在那里相遇,经过漫长的吸收与转化,最终留下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敦煌。

敦煌不是景德镇,三宝也无法代表景德镇。当我从敦煌来到景德镇,再走进三宝,我感受到某种相似的文明逻辑: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文化,从来不是封闭的。历史上的景德镇,因为瓷器与世界发生联系。

瓷器从这里出发,沿着漫长的贸易道路抵达遥远的地方;与此同时,不同文化的审美、需求与经验,也以各种方式重新进入景德镇。今天,这种交流仍在继续。曾经,是瓷器走向世界;今天,世界因瓷器来到景德镇。

三宝美术馆收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的陶艺作品。然而真正值得珍视的,或许并不仅是这些已经完成的作品。水碓、柴窑、老村落、美术馆、工作室、驻地艺术家,以及山林与溪流,共同构成了一个仍在变化的整体。艺术在这里不再只是展厅里的展品。

有人来到这里学习陶艺,有人在这里寻找新的创作语言,也有人只是沿着溪流走进山谷,在一座柴窑、一架水碓或者一间工作室前停下来,第一次从另一种角度认识景德镇。最终留在人们记忆里的,也许并不仅是一件作品,而是山谷、溪流、窑火,以及一种缓慢而真实的生活。

三宝能够持续吸引人,并不是因为它有多么宏大的规模。恰恰相反。真正构成它文化辨识度的,是那些没有被完全改变的东西:山水的尺度、制瓷的痕迹、生活的节奏,以及几十年来不断进入这里的人所留下的文化层积。

因此,三宝的意义也逐渐超越了一座国际陶艺村。它是一处艺术聚落,也是一处文化交流的现场。在这里,传统不是封存在过去,而是融入了当代的生活;所谓国际化,也并不是简单地引入某一种外来的艺术形式,而是不同文化相遇之后,仍然保留彼此的差异,并在这种差异中产生新的理解与创造。

今天,当来自不同地方的艺术家再次走进景德镇,当山泉依然推动水轮缓缓转动,当新的作品在古老的窑火旁不断诞生,我们看到的不只是陶瓷技艺的传承,也是文明交流在当代生活中的另一种延续。

而李见深与三宝的意义,或许正在这里。在城市不断变化、艺术不断更新的过程中,有人愿意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守着一片山谷,让一些古老的痕迹依然留存,让新的艺术不断进入,让来自不同地方的人能够在这里相遇。这些都弥足珍贵。

一千年前,景德镇以瓷器连接世界。今天,人与艺术让这种连接拥有了新的方式。而三宝所保存的,也不仅是水碓、柴窑和老村落。

它保存的,是一种可能:让传统不必离开土地,让艺术不必远离生活,让不同的文明不必变得相同,却依然可以彼此相遇。

世界不断改变。水仍然流过三宝。水轮缓缓转动。山谷里,新的作品仍在诞生。

用笔行走



崆岭滩旧貌 (图片由作者提供)

向死而生“对我来”

□ 韩永强

人生紧要处,可以有多种选择。很多人选择“苟且”,在艰难的人生旅途中为了生存,可以理解。而有些人,却选择“向死而生”。这样的选择,不管是迫不得已还是使命担当,都令人肃然起敬。

万里长江险在三峡。三峡中,瞿塘峡以雄伟名世,巫峡以秀丽引人入胜,惟有西陵峡以滩多险隘而令人闻之色变。民谣中不仅有“西陵滩如竹节稠,滩滩都是鬼见愁”的惊叹,更有“青滩泄滩不算滩,崆岭才是鬼门关”的无可奈何。

千百年来,长江上的柏木船穿越三峡东去,出巫峡过巴东进入西陵峡,刚刚还是香溪宽谷的平缓宽阔、两岸连山的风光秀美,眨眼间柏木船就被压迫进了兵兵宝剑峡。两岸逼仄险峻的山峰如刀刃把蓝天撕开一道缝儿,透出遥远的亮光。滚动在峡谷间闷雷一样的响声,是青滩狂躁的咆哮,排空而起的滔天巨浪,是青滩肆无忌惮拉起的一张收纳山川的巨网。听到隆隆巨响,看到滔天白浪,胆小的人早已打起了哆嗦。

把性命别在腰间的橈夫子(在长江三峡地区,对所有船工纤夫的统称)们知道,生死只在一念间,要想活着闯过险滩绝不容许你害怕。但是即使从排空白浪里九死一生钻过了上青滩,也千万不要得意,因为下青滩早已青面獠牙张开大口等着柏木船! 几米高的水位落差把柏木船高高举起来,又死命地掇下去,一浪高过一浪猛过一浪,根本不给橈夫子喘气的机会。眼前只有白茫茫的排天浪头,什么都看不见。即使如此,这里的航道早已刻进了船老大心中。他荡气回肠地呼号着闯滩号子:伙计们稳到起呀! 一声号子(我)一身汗啊,一声号子(我)一身胆啊! 苍凉的号子,一是给自己壮胆,二是给伙计们鼓劲儿,惟其如此,在惊涛骇浪中飘摇的柏木船,才能在橈夫子们不屈不挠的搏击中“号子一声过险滩”。

柏木船从青滩的魔爪里挣扎出来,橈夫子们却不敢庆幸,他们心里明白“鬼门关”崆岭,早已不动声色地在那里窥伺着。

与青滩惊涛裂岸的张牙舞爪相比,崆岭滩貌似平静而温和。远远望去只有一堆十几米高的乱石,颜色苍老黝黑地错落在翻卷着浪花的江水面,但是在其中最高的一块岩石上,却有“对我来”三个大字赫然刺目。江水从乱石堆的左右两边分流而去,并没有其他险滩的湍急奔涌,只有“对我来”三个大字在乱石堆中,冷静无声诡谲地阴沉着。

“对我来”?“对我来”! 乱石堆左右两边都有河道可走,为什么偏偏要“对我来”? 踌躇间,江水流速突然加快,不给人们留下抉择的时间,柏木船要么避开狰狞的乱石堆顺流而去,要么被“对我来”蛊惑着迎面撞上。生活中太多的人会选择回避,犹豫着选择绕过乱石堆破浪而行,而偏偏有人抱着“向死而生”的决心,毫不迟疑地选择与乱石堆迎面相撞。

不到一分钟,结局迥然不同! 绕行的柏木船,注定绕不过这个平静无声中设下的巨大陷阱,随着一声轰然巨响,柏木船和船上的橈夫子以及货物,刹那间会在江面上留下一片狼藉和凄惨。迎面相撞的柏木船,就在貌似与礁石相撞的瞬间,如离弦的箭凭借天然之力避开巨石,神奇地化险为夷,破浪而去。

崆岭滩里的“对我来”,是长江三峡里无数橈夫子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一个不可思议的存在。多少橈夫子因为在这里的犹豫不决,让白发父母痛断肝肠,让“望郎滩”上再添哭号,让嗷嗷待哺的孩子从此饥肠辘辘。“对我来”是在三峡里求生的一个哲学存在。生存还是毁灭? 取决于你的勇气和胆魄。而那些舍生忘死登上乱石堆、为橈夫子们刻下醒目标识的人,无疑是胸襟可以装下三峡滔天巨浪的人。

橈夫子们满怀感恩之心,为英雄传讲了很多故事甚至还有催人泪下的演义。其中最 有民族情结的传说,讲的是一个橈夫子被日寇抓起来,为他们西进重庆考察航道的探险队当向导。但是小鬼子麻着胆子走到青滩,被眼前的滔天巨浪吓破了胆,打消了穿越三峡进入重庆的念头,指挥乘坐的“洋船”在下青滩调头折返回宜昌。“洋船”在惊魂不定中,远远看到“对我来”三个字,多疑的小鬼子惊慌中茫然不解。橈夫子故意说,千万不能上当,只有傻子才会一头撞上去,我们应该绕过去才能求生。将信将疑的小鬼子驾着“洋船”,绕过乱石堆的刹那间,在轰隆一声巨响中沉入江底。

据说小鬼子“探路”先遣队全军覆没后,日军恼羞成怒,杀气腾腾地开着炮艇进入崆岭滩所在的牛肝马肺峡,对着崆岭滩的乱石堆狂轰滥炸一气。他们觉得还不解恨,又向高高悬挂在峭壁之上的钟乳石“牛肝马肺”发射完所有的炮弹,炸掉了“马肺”的半边“肺”才愤恨而去。这个传说没有确凿记录,而郭沫若先生当年拜谒屈原祠之后,顺江而下留下的一首诗,却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这里确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郭老在诗中写到:“稀牙胜迹溯源长,峡到西陵气混茫。屈子衣冠犹有冢,明妃脂粉尚流香。兵书宝剑存形似,马肺牛肝说寇狂。三斗坪前今日过,他年水坝起高墙。”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保障峡江行船安全,有关部门重点整治了“鬼门关”崆岭滩,炸毁了崆岭滩上的乱石堆,虽然有效降低了船舶出入峡江的危险程度,但是整个西陵峡里的行船事故,还是时有发生。直到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横空出世,西陵峡里如“竹节稠”的险滩,被上涨的江水一个个打通了“关节”,西陵峡才不再险象环生,橈夫子们再也不会向死而生“对我来”。

峡江人“向死而生”的豪情,源自中华民族永不言败的胆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胆识,万里长江才崛起了第一坝葛洲坝,而后才有了“当惊世界殊”的三峡枢纽工程。从此巫山神女不再日日夜夜以泪洗面;从此江汉平原长江三角洲才可以安澜无忧;从此碧波万顷的高峡平湖之上,万吨巨轮行走峡江如履平川。

我们今天的安逸岁月,让人们少了很多向死而生的别无选择,但是我们血脉里应该永远涌动着向死而生的激情! 只有具有了这样的使命情怀,在民族需要发出召唤的关键时刻,我们才能义无反顾,果敢地向死而生!

怡情诗笺

怀徐孺子	梅岭听风	百花洲	八大山人
杨柳只为点缀,我来寻访高士 孺子亭公园的莲花像火一样燃烧 谁能把持内心的高洁 谁就能在漫天的尘埃中 将自己扶正	慕名而来,梅岭与我的尘世 形成极大反差。不为游历 只想散散心,把满身的疲惫 就此放下	我在人群穿行 像穿过一千六百年的时光	他笔下的杜丽娘可曾凭栏远眺 宁王宠爱的姜妃对镜梳妆 揽尽清波云影,揉碎一城温柔
我站在孺子亭中,想象那个人 如何在乱世保持清醒 如何在一池莲蓬中 找到自己的影子	沿着山路走,踩在落叶上 发出细碎的声响,像时间在说话 洪崖乐祖早已仙化,我不曾遇见 只有风,穿过松柏竹海 奏出动人的旋律	那些老店铺卖着新物件 新招牌写着老字号 香火的青烟与奶茶的热气交织 分不清哪些是信仰,哪些是生活	湖边的杏花开了又谢 戏里的人死了又活。只有这座楼 守着这一湖水,看尽人间悲欢 不说一句话
我渴望一条带刺的鞭子 在众人惊诧的目光里 把身体抽出纹理,滴出血来 刺痛筋骨,淬炼生命 以及灵魂	那声音里有远古的笛声 炼丹的炉火,和我一直寻找的宁静	买了一袋白糖糕,坐在石阶上吃 甜,香,糯,像童年的味道 抬头看见飞檐后的天空 所谓神仙,不过是让寻常日子 有了不寻常的念想	我本是一块顽石 静卧于乱草之间 孤独,是另一场修行 如你笔下的古树 愈老,愈发苍劲
章江渡口	绳金塔	杏花楼	
给我一杯酒吧,章江渡口 江水奔流,带走了多少故事 多么渴望有人为我饯行 哪怕只是陌生人的一个微笑 一句路上小心	登高楼,爬绳金塔 台阶一层层向上,像人生的阶梯 这是我与天空最近的距离 风在耳边呼啸,暂时忘记疼痛 忘记爱,甚至忘记自己	东湖的水,绿得像宋朝的青瓷 百花洲还在,花开花谢已不知多少回	梅湖的水涨了又落 青云谱再无晨钟暮鼓 我与先人对坐 你在秋风里冷眼向天 看尽人间冷暖
年华渐次老去,你的细枝末节 总会加重我的脆弱 而我仍然要继续我的旅程 在空旷的路上一路风尘 在无人的地方一次次和自己背道而行	塔铃在风中作响,我在塔顶 站了很久。脚下芸芸众生 如蝼蚁,我仿佛站在寰宇之间 伸手可摘星辰	苏圃还在老地方,只是不见种菜人 那些隐居的日子,锄头与诗书 如今只剩下一块碑,几行字 和一池被风吹皱的湖水	哭之,笑之—— 那些翻白眼的鱼 单腿站立的鸟 都在诉说:孤傲 是一个人的千军万马
像这赣江	万寿宫		
明知要汇入更大的河流 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方向	铁柱还在,锁住一井孽龙 许真君早已飞升,留下这人间烟火 重修的古街上游人如织	水观音亭,现在叫杏花楼 名字变了,但楼还是那座楼 南唐的月亮,明清的星星 都在这里洗过	



第 2388 期
邮箱: cuilan1972@sina.com
电话: 0791-86849202